

侃家欢迎读者点题
邮箱: kbfbk@163.com

贺年卡



漫画 付业兴

如果寄贺卡是一种美德

■南京

都市放牛:现居南京。先后在数十家媒体开设专栏,独创菜刀门文学流派,倡导放牛体写作方法,文字俏皮犀利。

都市放牛

上世纪八十年代,如果寄贺卡是一种美德,我早就成为圣人了。那时候我读初中,流行交笔友,我的笔友布满神州大地,一到新年,我把省吃俭用的钱全部买了贺卡,寄给那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,当然,并没有忘记在上面附上我绞尽脑汁憋出来的华丽辞藻。那个年代的贺卡印制很粗糙,不是港台明星就是花草虫鱼,我还亲手制作过原创贺卡,主要心思就花在卖弄文辞上了。当然,还有一个原因是省钱。

据说贺年卡这东西起源于咱们中国,古代人相互投递“拜年帖”,就是贺年卡的雏形。元马臻《至节即事》诗“天街晓色瑞烟浓,名纸相传尽贺冬”,明文征明《拜年》诗“不求见面惟通谒,名纸朝来满敝庐”,分别写的就是省略繁文缛节、互传贺纸的情景。北周时期,还有风雅一些的王孙公子,用丝绢熏了奇花异草的香气,写些“琴瑟友之,寤寐求之”的辞赋,附诗拜帖泡妞。这事年轻时我也干过,曾经委托我们老家的邮递员,亲手帮我把一张写有煽情短诗的贺年卡,送给一位乡村女教师。第二天我们便骑着自行车,并肩行进在泥泞的小路上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就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,前途一片光明,却找不到出路,于是我喜欢在贺年卡上发表我的诗歌,寄给我的朋友们。去年我去天津开会,与一个失去八年信息的老朋友季峰峰约好在天津见面,他居然从北京带来了一张我十五年前寄给他的贺年卡。诗歌静静地躺在他上面,一个少年的魂魄躺在他上面,发

黄的诗句带来往事的消息,天空掠过一丝锐利的湛蓝。纯净的力量竟是如此之大,我居然有一刹那的沦陷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,我已经开始上网。网络上有许多制作精美的电子贺年卡,我也经常收到一些,却已经没有兴趣使用和回复,许是没有了那份热情。就在今天,我打开新浪邮箱,在收到的160多封邮件中,有一半给我附上了各种风格的电子新年贺卡,很多都是我在天津一家报纸情感专栏的读者。不知怎的,我比较抵抗这种电子贺卡,认为没有纸张那种温暖的触觉。铁杵能磨成针,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签,材料不对,再努力也没用。直到刚才打开我最近建立的IN1912网站,编辑制作了一种纸带式简易祝福贺卡,看着上面充满温情的话语,我居然有一刹那的恍惚。原来,我排拒的不是形式,而是花哨。有一种感动叫做简单。

谁偷走了我的祝福?现在,手机短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贺年卡的形式,但是各种段子已经忽略了那种温暖的祝福。据说目前学生中流行的那种纸质贺年卡,内容也已经不再是温情祝福,而是充斥着恐怖、暧昧和低级趣味的鬼卡、骷髅卡等。我想,贺年卡从形式到内容上的丰富,是一个时代的审美转移,不过有些祝福却像抽丝剥茧一样令人哭笑不得,这就好比拿走了我的定海神针,海底失去平衡,害得我只能移民上岸。祝福,不管清纯还是红烧,今天,我把报纸当成一张贺年卡,对所有《现代快报》的读者说一声:新年快乐。

终归还是小孩子

■广州

石璞:现居广州。专栏“食用主义”散见于《南方都市报》等,其余简历不详。

石璞

贺年卡,好遥远的记忆。

仿佛还是高中,不知怎么回事,身边就多了贺年卡这么个东西。好兴奋,仿佛有很多情感要表达,给同学的、朋友的,还有老师的,当然,也有许多虚情假意的,给某些老师的贺年卡,那是不得已而为之,同学们都送,都要表达对老师的敬意,唯独你不送,那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。

学校是在郊区,买贺年卡,要走很远的路。记忆中有这么个印象,天很蒙蒙的,路灯昏暗,仿佛还下着小雨。我和某同学逃了晚自习,骑着自行车,冒着寒风直奔目的地。买了贺年卡到学校后,忙不迭地写满字送出去,觉得很有成就感。收了贺卡,虽然只是那么短短的几行文字,但心里却很温暖。工作之后收到贺卡,虽然贺卡精致、高档很多,同样的文字,但心里却再也没有那种温暖的感觉了。大概是少年时代的祝福,充满了真诚,而成年以后的祝福,带着太多的功利,太多的目的,自己如此,别人也如此,自己不再真诚,自然也感受不到别人的真诚了。

那时候,最昂贵的贺年卡是一种带音乐的,里面有个小小的播放器,打开贺卡,音乐就会叮叮咚咚的响起,音乐有两种,一种是“祝你生日快乐”,另一种是“圣诞歌”。这种贺卡只送给特别关心的人,比如自己喜欢的女同学,送这么一张贺卡,会告诉她,你在我心目中有着与众不同的

地位。收到这种贺卡,总会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打开,文字虽然是简单的祝福,但贺卡本身就让人脸热心跳。好单纯的时代呀。

现在小朋友们的贺卡,内容和款式都要比我们那时候丰富得多。前不久,因朋友的小孩要找好学校读书,去拜访了一下当了教导主任的同学。还没进办公室,就听见她正在大声教训学生。见我来了,她跟那学生说道:“明天把你家长叫来。”那学生低着头,灰溜溜地从我旁边走过,看着他,想起了过去,多年前,我好像也无数次地这样灰溜溜地离开老师的办公室。

曾经娇小的女同学有些发福,脸色发红,估计是被气的,有了些河东狮吼的气概。假装关心地问她为何发那么大的火。她拿起桌上的几张贺卡指给我看,“你看看,现在的学生都干些什么。”贺卡做得很卡通,封面是一个棺材,打开后弹出一个骷髅头,贺卡上的笔迹很幼稚,写着:“我想你了,想我吗?那就快给我写信吧,否则我的鬼魂将永远跟着你。哈哈……”其他的几张,内容也大同小异。女同学忍不住感叹,“我们那时候,多单纯呀。”是呀,我们那时候是够单纯的,不一样有早恋吗?男同学不也是以恐吓女同学为乐吗?只不过现在的孩子恐吓的手段更多了些而已,实在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小孩子,终归还是小孩子。

谁偷了我的贺年卡

■北京

潘采夫:现居北京。生于农村,长在小城,学在省城,现在京城摆摊卖报。毕业八年,正从事第八个工作。

潘采夫



对于患有怀旧病的我来说,不断涌现的新东西很难打动内心,反倒带来太多恐惧焦虑,而每一个正在消逝的事物,都能触动我的情绪,都会在心里凭吊一番。贺年卡,是那些走向消逝的东西中的一个。

贺年卡、明信片之类的小物件,应该跟女孩子的缘分比较深。但我在初中时也赶过潮流,新年之前买上一两套,画面不外是夕阳、云彩、瀑布或几根老枝,图片旁边印着一首诗,都是新诗,以泰戈尔、汪国真、席慕容、罗兰小语居多。把贺年卡写好,光明正大送给男同学,偷偷摸摸地塞给女同学,写上友谊、珍重、光阴、美好、星光、微笑一类的励志话。

我惟一有印象的贺年卡是哥们送的,光秃秃的枝头上蹲着一只小鸟,看上去饿得奄奄一息,旁边印着几句诗:“只有站在黄昏里,才知道相思的滋味,不等不能,等也不能。”记得当时我还挺伤感,只是这伤感情绪无处投递,没个载体,只好在心里随便拉个女孩垫背,可怜的女孩到死都不会知道,她曾被人当女神一样供着香火。

与贺年卡相近的还有明信片、书信、情书,都是现在很少见到的东西,中学时代,我曾给同学写过几十上百封信,现在看来,给女孩子写几年信竟然从不谈情,这当然是太陈旧落伍了。后来还给现任媳妇写过不少情书,这些习惯已被我主动放弃了,改成了电子邮件、OICQ、QQ、MSN、短信。信纸很多年不买了,信封只用来寄报纸,钢笔再也未用过,也不知道

邮票几毛钱,墨水瓶当然是没有了。古人磨墨,裁纸,毛笔写字,粘信封,信件由人背着,随着马蹄数月之后到达朋友手中。这样的古老意境早已被抛弃,我辈进化得更快更远,伴自己童年和成长的事物,不几年的工夫,就会被自己亲手埋葬。未来的孩子看我,看我蓝色墨水的情书,看我蹲着一只小鸟的贺年卡,也会把我当成古人般神往吗?

随着乡村社会的消逝,我记忆里的一些东西正在逐渐隐去,就像北京老天桥的老玩意,走街串巷的小行当。我出生在一个乡村集市,那个集市正在走向消亡。在那个曾经几十里客商的集市,牵骡子卖马的已经没了,卖连环画小人书的没了,卖艺卖针卖鼠药的没了,买布匹的没了,画像的没了,摆摊照相的没了,打锡酒壶的没了,卖糟鱼的没了,卖锄头耙子的没了,打铁的没了,卖茶水的没了……

贺年卡注定会消逝,事物大抵都逃不过这命运。白鳍豚、华南虎都没了,谁还在乎这小小的贺年卡。城市的问题都穷于应付,谁还在意那些萧条的乡村。大人们自己都焦头烂额,谁还关注孩子丢失了什么。

不过我的这些哼哼唧唧,注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回收站。进化是不可逆转的单行道,新的出现,旧的自会悄然灭亡,像太阳出来星星退去一样自然。贺年卡没了,网络贺卡就有了;书信没了,电邮就有了;传纸条没了,发短信就有了;暗恋没了,网恋就有了……

虚荣的贺卡

■上海

费戈:现居上海。媒体流浪汉一名,当过大学老师,做过日报、周报、电视、杂志,媒体一行基本都干过,但一样都没干好。进入新世纪以来平均每年被自己或者老板炒一次鱿鱼。

费戈



算起来,我大概快20年没碰过贺年卡这玩意儿了。如今我连电子贺卡都不碰,贺年短信都不回。大家也知道我的怪癖,所以无论以何种形式发来的新年祝贺,都越来越少了,有些年年坚持给我发的,也不在乎我回不回。大概我回一个,人家反而会吓一跳。这样呢,日子就越来越清静了,我喜欢。

不过我已经不大记得当初为什么以及怎样逐渐远离贺年卡的。我记得读小学中学的时候,还是很热衷此道的。小学里我亲手画过很多贺年卡,目前还保存下来的,有一张是红墨水涂的卡纸,贴上小一圈的毛边纸,毛边纸上则是本人手绘的微型青绿山水画一幅,笔墨自然是幼稚无比,但当时却是画得非常用心的,并且是本人迄今为止画过的唯一一幅中国传统山水画。另一张上面是个老寿星,为此我还临摹了众多不同的老寿星形象。这两张卡完成后,我都没舍得寄出去,所以严格意义上大概它们也不能算是贺年卡。

中学时代还曾流行过一种“芝麻卡”,小小的,有点像更早的年历片,外面有玻璃纸套,显得很光亮。卡上面是些现在想起来挺啥的心灵鸡汤式的励志文字,但是很对中学生胃口。芝麻卡的好处是不只逢年过节,平时想起来随时都可以给亲密的同学或者暗恋的女生寄。只是那时候我没什么零花钱,虽然这种小纸片很便宜,但我还是只能偶尔消费一下。更大的问题是,

没有真正合适的女生可以寄送,老觉得手里的小纸片应该是寄给某个人,但实际上寄给的人都无关痛痒,只是为那个真正应该收到的人做了把替身,但那个真正合适的人到底是谁,却常常并不清晰。想想,我们的青春时代就是这样拐弯抹角过来的,所以后来但凡跟情爱有关的事情,都要藉着一些莫名其妙、自欺欺人的借口,才能比较顺畅地进行下去。

在一个没有手机、博客、MSN,连固定电话也只有弄堂口才有的时代,贺年卡是一种真正的私人媒介。甚至这其中带有强烈的虚荣心的满足。比如弄堂里如果整天回荡着电话间阿姨叫喊你名字的噪音,你就会有飘飘然的感觉,因为这代表你社交广泛,广受欢迎和注目。同样,逢年过节收到贺卡多,也是一种了不得的“荣誉”,我们小时候都没少做那种为了“纸面繁荣”而自己给自己寄贺卡的蠢事。

不过其实我一直对贺年卡这种东西心怀某种惧意,因为我极不擅长留言、题字之类需要“急智”的事情,通常写出来的都是老气横秋索然无味。而我的同学、朋友却能让出让人拍案叫绝的词儿来,这种比较难免不令人气馁,结果写贺年卡变得越来越像做功课。兴许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弱点吧,我渐渐就开始有意无意地躲避寄贺年卡这回事。并且这也能成为一种“做派”,这倒是后来才逐渐意识到并加以利用的。

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。